



URBN FARMING, 城市农耕，荒芜处绿洲

策划 | 李天珏 图 | Angelo Antolino 文 | 吴佳燕

“城市农耕”起源于古巴哈瓦那，上世纪90年代。

这项原本以“自给自足”为目的的农业运动，在2012年的城市中变得如此重要。

来自德国的Marco夫妇，在哈瓦那找到了城市农耕的源头，

于是他们带着梦想，走过大半个地球，回到了德国柏林，

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公主花园便从此诞生。

还地球一个绿色的家

“城市农耕”(Urbn Farming)一词起源于古巴，它是诗意的、乌托邦的，但又是无奈的。每一个哈瓦那的小孩自出生之日起，就跟着妈妈一起去田里耕种，他们都会告诉你如何利用厨余作为肥料、一场暴雨对谷物的损害、萝卜的花朵也可以吃。欧美近年来流行的碳足迹计算，哈瓦那早已从20年前就开始。

1990年苏联解体后，古巴失去了外援。为了自救，古巴政府鼓励人民在城市周边发展农业。哈瓦那市内的垃圾收集站、闲置水泥荒地、废弃的工地被改造为城市农庄，从此被绿色蔬菜、瓜果香草所覆盖。而且，古巴农业部为了节省燃油，还鼓励农民改用牛只耕种，以天然肥料代替高价化肥。经年累月，古巴的农业回归到了“有机种植”的年代。

如今，哈瓦那的“城市农庄”可提供人口200万的哈瓦那居民70%的蔬菜来源。这些由废地围起来的农庄，大大小小散落在城市的角落中，往往住家转角就有一座绿意盎然的菜圃，旁边还设有小型蔬果亭，售卖当天新鲜采摘的菠菜、莴苣、生菜和葱。有趣的是，许多社区中的家庭实行分工，负责种植不同的食物，以物物交换。如此奇景，惹得全世界

每天都有人专程为了古巴的城市农耕而前来考察学习。

于是，从2000年后，“城市农耕潮”开始从南美蔓延至全球，它以社区菜园的形式在都市中生根开花。在委内瑞拉拉加斯的城郊区，有800块公共土地供市民种植；在伦敦，近1000万居民中，就有14%的居民生产自用食物；到了加拿大、美国的比例则更为庞大，几乎每两户人家就有一户有自我耕种的经验。而相对地广人稀的美加市郊，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台湾、香港则更名副其实。除了阳台和屋顶，政府或土地拥有者会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。比如香港的环保妈妈组织，就把屋顶改造成菜园租赁给个人种植蔬菜。

本期我们采访的德国夫妇Marco和Robert正是从城市农耕的发源地古巴的哈瓦那获得了种植的力量，志愿者就是园中的人民，他们劳作、耕种、收获，开启了自我的另一种人生。一切与金钱无关。

作为柏林少数的城市农耕基地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业专家常常在这里举办各类讲座，如何育苗、堆肥、做土壤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借此机会彼此熟悉，也爱上了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。



公主花园：自给自足的绿色联合国

2009年夏天的一个清晨，德国柏林，一则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。广告上说：“快来吧，把你的创意献给公主花园。”一天之内，150多人聚集在一废弃了近半个世纪的广场上，他们一起清理陈年的垃圾，从白天到夜晚，当整整两吨的垃圾被清空之后，眼前出现了一块平整、干净的空地。

这就是公主花园的出生记。其实，关于她的出生，还有一个前世的故事。德国夫妇Marco Clausen和Robert Shaw曾经是一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寻常情侣，不想一次去古巴的旅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：在哈瓦那，古巴人直接在城市中种植蔬菜、自给自足，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虽然物质生活上并不富足，但人们的内心却很快乐。这一发现莫名地令这对来自德国的夫妇感动了，回国后，他们大胆而迅速地创建了农耕花园。其实在德国，许多人家也有自己的小花园，种植蔬果或花卉，这不足为奇。但Marco夫妇希望创建出一块公共的农耕地，这也是公主花园的特别之处：一个非营利组织，在花园里没有“私人财产”的概念，任何人都能自由出入和摘走园中的成果，前提是他们成为这里的耕耘者。

自然教育以一种真实、有趣的方式在花园中展开，清晨早起浇灌植物的任务，也由小小志愿者完成。

因此，Marco夫妇便在距离昔日柏林墙200米之遥的Moritzplatz地区，选择扎根下来。正巧政府打算有意出售这片荒地，于是几个月之后，一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“公主花园”便在众人的耕耘下诞生了。

如今，公主花园已经种植了不下400种蔬菜和香草，还有7个蜂房，同时有1家餐厅和1个咖啡吧的园地。约有稳定在20个上下的成员日复一日地来打理花园中的作物并各司其职，每个星期来参与花园灌溉的“即兴人士”则多达百余位，也有一部分志愿者专职照顾那些毫无经验的新手。



来自日本的志愿者，在这里开辟了亚洲种植区域，一些曾经只在中国、日本和韩国种植的蔬菜，如今也于公主花园中生根发芽。



在城市中饲养蜜蜂不再是梦想，养蜂人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带进公主花园，与爱蜂人一起研究蜜蜂的生活。

跨国界的“土特产”

“公主花园”是一片彻头彻尾的试验田。包括 Marco 夫妇在内，这里一开始就没有谁是专家，耐心地试探，合作着摸索，出错了便调整方法，花园和花园的耕耘者们是同步成长起来的，花园的生态模式也自细节中施行。

一呼百应前来的邻居是农耕计划有力开动的保障，鉴于 Moritzplatz 所在的社区聚集了来自各国的移民，花园的基础建设就开始显露它的“跨国界气质”，愿意加入农耕的志愿者纷纷将家中的“土特产”带到了花园中：光是土豆就有产自印度、土耳其、摩纳哥和俄罗斯等地的 15 个品种，芹菜则来自意大利、德国和日本，非洲和南美安第斯山脉的西红柿也可以在花园中找到，萝卜、南瓜、甘蓝、甜菜、香草……则更多。后来，许多热心人会在出远门旅行时记得为花园捎回一些特殊的种子。

花园的环保生态体系同样精细。大多蔬菜种植在货筐里，它们可以被相当轻松地搬动；废弃的纸质牛奶盒们被剪掉顶部，它们的体积用来培育罗勒、薄荷或芫荽，恰好物尽其用；土豆之类不可以太曝露的作物则在麻织米袋中悄悄成长；花园餐厅中所需的食材都近水楼台地摘自家花园，而咖啡馆中用尽的包装盒们又可以“挪用”为花园中的器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餐厅现在由一位日本主厨掌勺，还有一位常来助兴表演的日本演员，他们都在花园里开垦了“亚洲领地”。

创始人 Shaw 说自己对耕作的浓厚情感传承自祖母的影响：“因为经历过战争时期，她非常看重通过自力更生来拥有充足的食物。”而今，花园的养护者们不仅掌握了诸多农耕的种植技能、食物的保存方法，也实现了创始人的愿望：让这片土地的种类多元化和生态化，尽最大可能避免化学物质，拒绝使用含有添加剂的肥料和杀虫剂。其实，生产和收获都在社区中进行，省去了交通运输环节，这亦是“公主花园”对社会的环保贡献。

花园的低碳“脚印”

食物总是为人们带来愉悦，何况出自亲手耕耘，最后可以在自家厨房享受成果，许多人最初为这简单的诱力而加入农耕。此后，花园的名声开始远扬，慕名前来探访的客人络绎不绝起来，分享、互动、亲子……花园这片乐土，早已不再局限于耕种本身。

Marco 的脑海中印刻着许多关于“公主花园”的美好记忆——一位从俄罗斯 Siberia 远道而来的老太太，来参观花园的同时大方地留下了自己的农耕秘籍。来自美国的客人则总是相当热情，他们一来就住下几个星期甚至个把月，全情投入地务一把农。有位叫 Matze 的专业园艺师想培育耐寒的多年生植物，他来花园开始了自己的实验，当然，作为回报，他向大家讲授了许多专业知识和私人经验。养蜂人在花园中常驻下来，也是以分享为“代价”的，最初，有位养蜂人试探着问 Marco 他是否可以利用花园的空间养蜂，Marco 的答案便是“当然可以，前提是你要向大家展示你在做的这件事，教大家一起来观察蜜蜂，明白在城市中怎么养蜂”。养蜂诚然需要冒点风险，但就像在花园中种植稀有品种的蔬菜一样，就像这个花园的创建一样，最重要的是你开始了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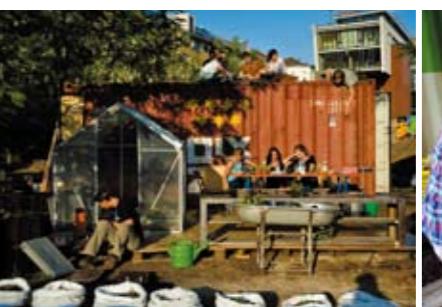
住得不太远的家长们找到了一个理想的“亲子游艺”场，他们会带孩子来玩耍、观察花园里的生物，一点点认识大自然。不过最热闹的还是花园中不定期开展的各种主题活动——可以容纳 60 ~ 100 人的花园办起盛宴来总是别开生面。在秋天，收获土豆的黄金季节，在花园的“土豆节”上可以同时吃到 16 种土豆，最为历史悠久的品种或最稀有的品种都在这里亮相；在花园的一次英式艺术展览中，大家用大街上找来的各种废弃材料和胶合板一起搭出了 7 座小树屋；花园中的作物非常便于移动，有一次，整个花园还全体搬到一个剧院中，在为期整整一周的时间里，将剧场装扮成了一个农场。

公主花园不仅是一个城市农耕的典型，而且在社区中的人们以菜会友，彼此交流如何利用厨余来堆肥、新的种子怎么适应土壤，人们在闲谈中发现自己离自然越来越近，也过上了一种纯净而快乐的生活。



(上) 蔬菜、花朵之间的授粉，自从有了蜜蜂之后，变得更加天然，从此花园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群落。

(下) 培育新的品种，是公主花园逐渐成熟的一种标识。





周末时，“公主花园”定期会举办音乐会。小黑板上写着当季的蔬菜品种，人们在这里劳作一天之后，弹琴、唱歌，小日子过得无比惬意。



用集装箱改造成的小卖部，不仅节省了建筑成本，也与花园中天然去雕饰的风格十分匹配。



废旧的牛奶盒被用来作为育苗的器皿。类似的环保利用在花园中随处可见。



自从公主花园建成后，周围的居民都爱上了这块城市中的绿洲。新鲜的蔬菜可以直接从花园中采摘，只要付出相应的劳动即可。

绿色牧民回馈社会

在城市中并不易“悠然见南山”，农耕的乐趣却为人们带去心灵的平静，在快节奏的时代保有一方慢生活的乐土。Shaw 和 Marco 乐于与人们分享成功之道，他们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城市规划者组织研讨会，也和欧洲其他地区开办城市农耕的带头人进行网络会晤和探讨，分享交流有关城市农耕的一切。这对夫妇所创办的“绿色牧民”公司受邀为政府或私人设计城市农耕的方案，执行分析，为他们担当财务咨询，向他们展示不施加农药和人造化肥的传统农耕技术、生态食物的保存手段。

“绿色牧民”为花园吸纳了不少资金，此外，花园开始得到一些国际人士的捐赠，也因此建立了一项基金。当然，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初衷并未动摇，花园的项目伊始，他们就确定了不为钱做事，但允许这个花园挣钱，只是财务上的所得一定要回馈到花园中去。

在当地的市集上，人们可以购买到产自“公主花园”的各种有机食物，花园的餐厅和咖啡吧生意也不错，这些同样是花园“收支链”的一部分，花园始终需要承担租金来拥有这片土地，却轻松地达成了“自给自足”。

其实，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发展“城市农耕”产业，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美妙的城市农耕队伍，做城市农夫并不遥远。

<http://prinzessinnengarten.net/>



“城市农耕组织”，从亚洲到美洲

Good to China

作为中国上海首个城市农耕组织，Good to China从2009年起就在寸土寸金的上海，从屋顶做起，实践城市农耕的生活方式。嘉善坊的屋顶是首块试验田，随后是Anken House和外滩水舍。经过实践，香草、西红柿、可食用花卉、叶菜类蔬菜，适合在屋顶种植。

① <http://goodtochina.com/thank-you/>
② 中国上海

Spiral Gardens

Spiral Gardens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（Berkeley），由一个社区农场和花园组成，致力于开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小区。3月10月的每个周六，Spiral Gardens的产品都会出现在当地的农夫市集中。该组织还开设很多免费课程，传授农耕技艺。

① www.spiralgardens.org/
② 美国伯克利

Tree people

Tree people是由Andy Lipkis在1973年创始的绿色非营利组织，在美国洛杉矶，这个组织呼吁和帮助人们对城市中的植物担负起社会责任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种植与保护树木。目前，Tree people已有近万名的成员和超过9000名的志愿者队伍。

① www.treepeople.org
② 美国洛杉矶

City Farmer News

加拿大温哥华的大型城市农耕网站，在这里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后加拿大城市农耕发展的诸多信息和有趣故事。现在，网站搜罗“城市农夫”的触角也延伸向全世界。从种子的来源到新型环保能源咨询，网站内的探讨也颇为热闹。

① www.cityfarmer.info/
② 加拿大温哥华



像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，寸土寸金，因此首先在屋顶上展开城市农耕是个不错的主意。